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三

箋行狀 誌銘

箋

先大夫行狀

君諱徽言字德老世為永嘉人曾祖元禮祖庠皆不仕

季宣謹按朝散郎鄒極撰我曾祖墓誌曰其先世家河東漢平元始間有曰丕者渡江寓毗陵後有辟地福唐長谿者又徙永嘉君其裔也墓誌叙述先世其闕略與譜牒同而伯父侍制行狀云唐令



之補闕也後至公五世矣譜稱補闕後居長谿之
蕭村於永嘉房為伯祖以相參驗似不祇五世
父強立少登科禮部侍郎鄒浩嘗以學官薦之歷州
縣所至有聲清正恬退終金陵幕官

先祖字成翁歷吳縣主簿中宜都黃二縣令江寧
府觀察推官累贈左光祿大夫嘗以父兄長老言
光祿為人短小精悍暴如裏剛宰劇有聲奉法不
阿其上號石蓮長官恬澹工詩有舊居一篇花木
蕭疎一徑深門前綠柳更森森一作陰旁人錯比陶
潛宅澹泊仍無愛酒心先娶鄂州使君詵之女封

永嘉郡太夫人夫人四明大族初婚奩具華靡察
光祿有不豫色而問之故光祿曰我孺子家觀鄉
調度非若吾家婦者夫人曰有是哉其歸遂能降
志節約居貧若素閨門肅睦非親無識面者而鄉
人傳以為法訓責女婦必曰汝非薛七姦乎七光
祿君輩行也

從祖兄居寔嘗為李先言光祿宰宜黃時有小人
不獲于母去而遠遊者已而母經死比隣聞稱寃
呼子聲不知傷子之不在共證其子寔殺之光祿
閱母枕中得縣人稱貸券帖獨疑其寃陽按其子

使人陰以縊母領巾夜擲債家戶下微伺于旁債
家晨起然香見巾識之唾曰冤家何以至此執問
即陳殺母遠近歎服稱神明

君其季也少孤警穎先令人即世時方在襁褓比成
童先中奉捐館舍

中奉令及先君葬時祖妣官封

獨與諸兄講學識慮已過人既長能自立力學刻苦
窮晝夜弗懈遂博通經

先君從文定胡公安國學士有上胡侍郎讀咨目
三通在遺編別錄第一卷

再舉登建炎二年進士第解褐授南劍州司法會車
駕幸永嘉君以書謁中司趙公詆一時用事者趙公
大稱賞以國士期之

時呂相頤浩柄國趙相鼎為中丞相以貽書趙相
立讀即卷而懷之曰公以諫臣望鼎何辭焉於是
促席歡語如舊相識趙相語及 太上光堯壽聖

皇帝好學雖在戎馬常讀資治通鑑君曰書云知
之非艱行之惟艱誠能監古今成敗而力行之天
大下幸趙相弼曰久矣鼎之不聞是言也既而趙
相彈劾呂相之欲臣敵立御營使責諫臣事得太

上褒語趙相謝曰三者非臣所及溫士薛某為臣言之明日繳上其書見遺編第二卷

俄俄移畢會稽趙遷樞相力薦君蒙台對以強志勤政及君子小人為言頗合旨改左承奉郎充樞密院計議官

西府舊無計議有幹辦官朝廷將用先君以幹辦冗名非所以處天下士遂易名計議設官自君始渡江之初邊障不立君請建立方鎮以固羅落當時納置鎮撫使於淮甸荆襄間疆場始有藩籬之限而江左之勢成矣後併兩淮分鎮置宣撫使君

復請併上游置帥強志勤政及論君子小人無劄並見遺編第三卷

踰年前用事者復當君國以一誠正待之雖銜恨次骨欲中傷之終弗能也紹興二年議遣使君以選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

呂呂相復入怨君之嘗議已也未有以發禁省須紙錢四千浮曹君執奏獲可因上遣君行視明州湖田反命有詔選中信不欺士循問風俗遂復以君充選寔欲去之

性明爽雖筮仕未久而疏通若素宦能于更練者既

臨遺敦奏詳明

時宣諭五使皆結親札御實之歷使按舉必書又以太宗銘石之戒編賜郡邑將發君上薛宣撰縣故事視縣劇易置令長請召郡縣政事有失於註誤而未正于法者財用有出於敷歛而未見于用者刑獄有過于平允而陷于深重者御史未至並許自陳改正惡心不悛雖寘死地可勿卹奏可御寶歷在序遺編第五卷跋尾語尤鯁切在第九卷撰縣宥過劄於在第三卷入境布宣德意揭示教條檢覈吏姦無不契事機當

人心者

約束榜牒在遺編在第五卷

奏本路不便於民者十事乞委憲司覺察違戾

十事一曰戶口逃亡不為開落二曰產去稅存貧民受弊三曰秋苗受納巧取多門四曰高佑官產吏私其利五曰人戶避役親在其居六曰鄉村聚徒教習律令七曰差役愆期科敷保正八曰公吏溢額作過多端九曰人戶陳狀科補助錢十曰開剥死牛邀求百出卽榜奏事在遺編第七卷且請岳飛綏定湖南及隣境給韓京營田免全州隸廣

西節制乞選岳守與潭鼎腹背制公賊

江西湖南接壤盜賊出沒其間兩路追討之兵不相倚角以盜出界為盡已職故盜得視兩界緩急往來以騁君奏岳飛御軍嚴肅請以兩路盜賊併委之江賊彭鐵大就君請降岳飛掩其懈擊之大獲君悅表其功狀岳軍得以展其智力諸將所鄉鼓行盜用此戰時金州屬湖南廣西二路潭州益陽縣割入鼎州君奏罷之選岳守事見討楊公語中乞委岳侯兩路賊盜給韓京營田奏在遺編第六卷岳侯破彭鐵大事論全州奏在第八卷益陽

奏在第九卷

論柳道永桂陽丁米均敷見存一丁至石餘者并帶糴之弊

丁米前例口賦四斗均敷以承平丁帳科於亂後君既逐其敷數遂奏計口之賦貧富一等富者寬裕貧者重困畝田均之則又偏苦上戶謂宜履畝分口算之半以就均一寬貧下帶糴之米湖南一路舊有之名糴而米未嘗給錢多或兼倍正賦州縣受納必先糴米而後租民不供命但能克糴而已常賦之入至一縣歲不迨三分者良民偏受其

弊寔無補于縣官君初難遽除之周詢其詳始班其禁又有和糴夫米并受納米樣斗斛紐耗倉例把筭抬斛面銷鈔之米水程裝綱糜費脚乘修籠夫米價錢戶帖及牛倒死買錯錢均敷黃翅翅引錢紬輕夏稅帖納錢陳狀補助錢等其它名數尚不一君奏州縣受納收耗與當遠而近輸者得收脚錢如條例餘一切罷之憲司糾違禁者丁米奏遺編第七卷帶糴奏約束榜在第八卷放丁米罷受納增收水脚錢榜在第九卷

時田荒糴貴命州縣量城市遠鄉道里朝暮可及者

自近及遠區處賑糴由是糴價頓平濟惠甚溥咸戴
上賜不以遐遺也且請存留漕司上供錢斛賑濟柳
道桂陽三州罷營膳等費

諸州大饑在兵荒之後田萊不闢米價翔踴而二
廣帥司閉糴且禁耕牛出境一牛直錢百千且漕
臣李弼孺初起上供帥司下潭全永州計置材植
繕成府民不勝困君留上供錢斛不遣截支米二
萬石裨常平義倉支濟及以封樁經制司銀三千
兩分卑州縣仍借諸司錢糴廣西米賑給通那省
米借貸聽四等下戶十人為甲州為給據自至撥

米州軍支請牒止遏糴遏牛營膳約飭諸縣括荒
間田畝勸課富家開墾曉民生放種本收息官為
催理又命上戶糴米接濟給歷稽其多寡高者免
役其次免罪糴平田墾人不覺饑論遏糴遏牛請
撥上供賑糴奏在遺編第六卷勸課奏在第七卷
存留上供支米賑濟自刻三奏生放種本榜在第
八卷罷帥司營繕奏諭民糴米榜在第九卷

薦本路憲呂祉郴守不郡趙全倅劉延年前衡倅趙
伯牛統制官吳錫等朝廷皆召用

呂祉為憲其治在衡州曾成寇迫州城祉毅然獨

立指揮諸將防守寇不能犯它盜胡元爽等數千
人所在出沒祉遣韓京討平之為政激揚清濁豪
吏不敢為姦趙不郡初宰章丘抗金屬數萬之衆
其守郴也曾成起牧縣安仁間執安撫使向子諲
徑薄城下郡人驚走殆盡不郡率軍迎戰賊不敢
前成後再至圍城不郡拒守六晝夜出奇應變竟
却之歲旱以為料賦民播種身率僚吏減奉以濟
貧民又省冗費擣軍因繕城壘民不知役棲壁屹
然君之支截上供繇不發之也劉延年元祐名臣
放之從子居鄉以孝友聞遭世艱難携家族四十

口轉徙江湖與共甘苦敏於政善應卒權興國軍
賊率李勝擁徒數千稱迎奉神御擘舟直抵其壘
居於延年而去靖康中有旨召對未赴初既更世
故不復言自趙伯牛通判衡州當孔彥舟變伯牛
使人開諭一郡免於焚燹從平湖元奭再拒曹成
有功又道倅鄭安恭元祐大臣雍之子紹興初曹
成據州百餘日殺畧慘酷十室九虛安恭攝郡能
勞徠安輯之明年徭人大出安恭率眾討捕逼逐
山谷賊窮請命至言之食非其本心安恭戮當敵
一人餘無所問諸峒稍知畏服祁陽令張登治最

一路繼褚稹弊政之後兵火之餘登安集流離首
與民約如是而催科如是而差役善良者處以是
道與民約如是法民始疑而易之三月而信之而
五月而安之曹成受降而來一邑震恐登從容措
畫不擾而濟大兵之後田政渾散登刻意窮究推
割分明吏畏其強民懷其惠提刑司檢法官文浩
先知寧遠縣有循良稱安撫司統制官韓京朴忠
善戰破郴賊李冬至虔賊鍾超胡元奭等兵皆數
萬如孔彥舟餘黨及永興土寇王蓋天游寇賀潮
等亦皆不滅數千人君初議營田京華先請茶陵

安仁二縣荒田耕種吳錫號吳乂威名甚著野徭人楊再興反攻圍武岡軍出沒八年為錫所破窮追數百里焚其廬落甚眾君為錄奏其事皆功見一時者薦呂祉章在遺編第六卷韓京趙不群文浩鄭安恭章在七卷劉延年趙伯牛章在第九卷奏惟吳錫奏家以其橐按使事錄奏狀以干文為號不應遺落必還朝所上章也其破楊再興事見第八卷請委飛緝賊奏中又有薦黎明事盜賊別見

初抵茶陵縣慮囚有以平人為劫盜者片言折之審

知官吏冒賞之寃立下吏痛治為直之人稱神明

初縣人高大被劫戕死其夕李方陳一家亦被盜巡尉捕朱獲高大家疑賀大譚世績等寔殺高大縣尉何燮收辭所連逮上縣併以陳一李方事鞫之鍛鍊成獄賀大知不免以陳九張七雅有猜恨枝辭入之世績等具以縱迹自明獄司不為追會君閱成案洞見其寃移獄安仁遂直其事活無辜九人至安仁慮七殺三人獄以痕傷在左款辭在右及前後異辭為斷二奏在遺編第六卷論漕臣措置州縣日納遺用等錢苛歛且縱吏門下

姦贓請繩治又按發知桂陽及永邵三守常寧令等
不法祁陽令等妄殺贓吏之尤者械送獄按湖南賦
湖南賦役繁重民有嫁老母不舉子以規析戶免
進丁者轉運判官王淮賦錢移用孫諸州日納緡
錢二十縣以大小輸錢十五千至十千文又潭衡二
州日出旗望酒錢二十千寔未嘗得酒州縣敷于
民下自米麩銀紙下至鬻豆腐者皆不免科掠郡
縣去國既遠又當積亂之後守宰貪縱遂成風俗
郡守賀景其尤者群下有五毒三諂之目衡陽令
王招邵陽謝微祁陽褚稹皆專恣昏墨民不堪命

號曰三陽括先以贓死微稹有謝一褚二之稱敗
微及茶陵令譚知柔先有召命君留不遣按治其
姦皆無所貫平陽尉靳成贓露亡去因荷項屬吏
知寧遠縣張雍懦不勝任東安令李威遠坐罷軟
對移清湘令譚觀光未陽丞李煒成剛勁有守曉
習吏治君請以觀光易雍煒易威遠仍不理遺闕
論王淮及權運判趙志之罪按和景武岡權尉李
端慤巡檢流清奏在遺編第九卷靳成譚知柔及
監稅沈銓常寧監稅王載平陽權令李發并桂陽
簽判權監陳埴如對移奏在第七卷永守黃陞推

官俞梅等并謝微褚稹及其主簿嚴徹常寧令阮冠衡陽令楊祖堯高攄秦在第八卷衡州錄參詹勉奏在第六卷換縣章在第九卷以論譚帥非其人又其間發摘稍多行之且峻不無忤權貴意既還權發遣興國軍而他使皆進擢識者為不平

前此李相綱為湖南大使軍民頗服其威信李以言罷折樞密彥質代之帥司正兵財七千人招降之軍乃二萬衆或傳將欲起赴行在人情惴恐君奏綱至數月稍見成功至於彥質事未可知夫以

未可知之事而易已試之效臣竊惜之是時帥臣軍費不支漕司艱於出納漸致猜阻君請漕司濟其軍用楊公偕皇太子憑藉湖水為亂郡盜散處山谷土盜游盜更出侵掠如尹花八張成肅尚十蕭小四田行者陳道王盈鄧裝彭鐵大賀總賀佐李詢賀全劉仕財之屬強者數萬弱者三二千人君過江西知岳侯忠畧可任奏請借以討賊必可肅清湖水朝廷方督帥司以公賊事君奏賊中之食必因漲水侵肆已與帥臣彥質定議屯兵要津使其進不得掠退無所給一兩月間其勢必窮然

然後鼎州攻其前本軍制其後計窮而來不戰可
屈此上策也使賊不離平原官軍四合其平已久
正以波濤浩渺水勢已漲賊軍輕利飄去炎來初
無定止官舟不葺又無水軍較彼已之短長計時
勢之利害私憂過計願無欲速且請之精擇岳守量
事應付以張潭鼎犄角水勢已落可以必取又奏
比發本路荆南兵援鼎州師次城下不絡之糧各
引而歸寔無所補止付岳飛以賊可保成功朝廷
已遣王燮之師君知燮不知舟楫間事歸對密請
委璣荆襄備禦又奏賊軍舟楫便利善長鈎貫泗

沒與之從事於波濤間恐非官軍舟楫便利竟以
水戰困於搭鈎致敗卒用岳侯以陸道取之它盜
亦平悉如君策君之行也上諭君訪山林不仕矣
者長沙黎明字才翁以孝友信義著稱其學問有
淵源自胡文定諸公咸所推重嘗從御史張昕學
遭亂託明以母及陷于賊間闕入賊取之嘗過鄆
州李允文以京西提刑至鄆明即還曰鄆多招安
之寇允文允惡其來必與為亂爰在目中矣後一
月而難作君歸奏曰惟此可以克敵君去而明卒
事不果行呂相既思有中君行未復君復即以堂

劄誚君移陳如垣為專擅君歸又以其論帥臣軍
旅為誕且以小臣不當薦舉將相言之上前時和
環所親為戶部侍郎懇君請給軍支截上供為以
不知体國愛費君用此出呂相意犹未愜名君與
諫官唐輝婦兄同見明告君曰朝廷本欲相旬上
令與公州郡已而唐諫果以質請表狀彈擊上不
直之不報旋命都司計最五使手歷即課君殿劄
為後張相浚督軍湖南聞將命有禮與國君未上
尋復召還論易帥章在遺編第六卷論帥漕支費
及楊公事宜在第九卷請用岳侯討賊奏在第八

論王瓊楊公二劄子在第三卷薦黎明奏劄在遺
編別錄第一卷遺編自六卷至九卷皆湖南使事
號使事錄疏其大者于此又有使回奏劄在遺編
并別錄奏議中惟被命申請畫一蓋五使合奏已
施行者詳於榜牒奏事御宝手歷但抄寫奏狀語
故不錄

止何以比部即官召後虜騎次淮右軍車駕幸建康
扈從以行方倉卒進發先駐驛平江及春還臨安一
時事宜人情敵勢知無不言譽望弥著

平江建康奏議劄目並在遺編第三卷第四卷別

錄第一卷

改兵部又改吏部左遷右司改左司檢正中書門下諸房文字遷起居舍人首以申嚴歐陽修王贇所請令賜對臣寮少留殿門候計法官出面錄聖語及親奉德音事于教化祀樂刑政為世典法者並錄備闕報記法官士論美之

君之為都司邢刑寺奏讞父有夜盜子財子不知而殺之者當以使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君謂人子弑父寧論曲直且父子法不別籍何謂人家子富父貧得非供養有關抵以不別籍何謂人家子

省也論舊都省無杖省吏有罪太付棘寺次不過罰直人情難傳重議是三赤法終不付於省吏也小人無所畏憚始置杖都省以詰小過姦利少戢而省吏側目思報矣論記注奏劄在遺編第三卷議刑置杖奏上

金使至許還徽宗梓宮及母后河南地時無故請和且無邀索有識詢一深以為慮朝士皆知不可而無以拒之君位螭坳朝夕憂瘁直前面奉及侍從同對辨論尤切因感疾時方正且猶欲力疾侍立家人苦諫始在告

趙相凡三人君勸以事功難唐姚崇要說明皇十
十事可以為法趙不能用秦相檜知平江過闕望
趙固已而趙無固之之意君聞見曰公已許秦過
闕秦自意固使之遂行將恐缺望而以媚嫉生怨
矣趙願不知君意所在大不悅曰秦居公里於公
厚乎由是稍踈君而秦趙之隙成矣初趙相群公
議所以待敵謂莫急于自治用和戰為適時之宜
未始持必戰之說也請和使至戰為適時之惻秦
相復入揣上皇有厭兵意始決計和群公慮患將
深遂皆抗議不屈辨說紛起君獨不深論已而至

上前忠諫懇切上垂涕曰朕屈意和老母計爾居
陳帝王之孝至援漢高帝栝羹之說又與秦相廷
爭移晷遂中寒疾以歸舊事左右奏事直前一無
所闕白自同時潘中書良貴叱向子烟君議和後
人無繼者雖前直名存奏事必先通奏與請對從
官等矣議和奏議今多亡佚所存畫一亦亡其首
在遺編第三卷議王倫使事白堂二劄在第四卷
其論梓宮事曰萬里梓宮真偽孰辯以姚崇勸趙
相稟目在別錄第一卷

疾寢革語犹不忘國事以紹興九年正月壬辰卒享

年四十七上聞之為悼惜有旨贈帛百匹與遺表恩澤

故事左右史卒官其家二人渡江後未有卒於位者省吏以君置杖舊憾且迎合時相以省記沮格之侍從有以中朝左右史名姓為言相復設辭拒解左右史不得致仕恩澤自茲始也

娶胡氏累封安人賢淑和鳴侍湯藥尤謹遂染疾後君十三日亦卒君仕雖晚而早達銳意功名君相眷注方渥人皆指日待其遷也而竟止於此莫不傷情之為流涕云生子男二人長季隨次季宣女四人越

明年九月十九日葬郡城西太平山之原君天性忠鯁獻替甚多

君前後奏陳多繫休要它人所難言者在君為不足道書奏存者已在遺編并別錄中

今皇帝即祚初君以布衣上書言時政曰國勢曰邊防曰刑賞曰巡幸曰財用曰官吏凡六事

京城之圍大元帥起河河中原道梗行者莫敢北鄉君伏策于元帥府行不告家會太上皇即位南京更以書奏書在遺編第一卷

既仕於朝首請擇賢宗室立為皇嗣



原件短缺

太上皇春秋富羣臣未有啟擇後議者君首陳大計以為太子天下本不立則幹易搖前代計不早定致禍亂者不勝數而立子以公為法後世者莫如仁宗皇帝今戎狄侵陵社稷綴旒萬日陛下仁聖遠追先烈宗社大計安知不已定於淵衷須請而行耳臣是以不顧死亡申此餘直願陛下斷自聖意無惑群言以幸天下太上虛納上虞丞婁寅亮繼之其封事言太祖舍祖立弟有天下者陛下一人而已自崇寧諛臣進說惟濮王子孫以為近蜀餘皆謂之同姓遂致昌陵之後寂寥無

年天下寧謐人心安固設有非常孰能異論今日之事其勢云何此寔有識所以寒心不知所出也已而上意遂決書別見奏劄在遺編第三卷

勸大臣和協濟功之宰相不親細務又撫陸宣公奏議可酌取以救時者如減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五事

白堂二劄見遺編第四卷五事書在第二卷

紹興元年詔以星受訪闕失乃上書言所當深憂者三曰國本未立曰佞倖未去曰國論未定且曰憂其所不足憂而忘其所當深憂此又大可憂者也其言

皆切中時宜

當時連上二書其第二書專諫營繕並見遺編第一卷營繕當時未見其害後果甚云

初開徽宗諱主上銜卹哀痛時諫軍國事遽欲遵用日以易月除喪君建議終制成上之美識者躓之論國服劄子在遺編第四卷

開府岳帥以諫論不合棄軍請終喪廬山君遺書為陳大義勸諭岳幅然感動即日蒞軍其他建白彌縫有補於時多類此遺岳侯書云

兄弼與君尤友善時帥荆南方召用力丐外得請安撫撫南因以過家為畢空窻以盡其誼似非偶然者諱待制伯父也張端明闡為行狀其文多闕畧伯父行事鄉人喜言之不無竒偉過寔撫其大而不可不誣者附左其事書行狀中而未詳者互見之裨其闕

伯父磊砢多權智尚氣節不修小謹曲廉人所甚難設笑處之沛如也自始為士鄉先生如忠簡許公景衡劉給事安上劉舍人安節等名一時忠敬士皆許以帥才將畧年十六試補郡學即居其元

同諸生貢京師附花石綱舟泝汴舟中楊梅盛熟
綱吏擷餉諸生伯父獨收所棄腐梅并核以瓦缶
儲之同舟莫知何謂抵京有司以失悔罪綱吏
藉缶中所儲證壞獲免始皆服其遠見教授杭州
沈侍郎晦以先徽累被斥伯父為之滯後延譽遂
立天下重名代還以余相元中薦對為徽廟言太
祖使人召趙普見其讀書問知論語大驚普曰論
語夫子之言皆足為天下法有一言而人終身不
能行者况全書乎太祖曰其一言為何普曰節用
而愛人徽宗亦曰治國之道無化節用愛人而已

弁座即起遂復去為滄州教官飢年發季糧糴州
將以為非制止之伯父曰有如薦飢糴不能補某
當坐之來歲大稔償其舊而復贏筦庫佐藏方中
人強橫既投劾致事竟流王道之僕後無敢譁者
辟親征使參謀都人群起挈殺內侍侵及士夫將
校輒以姦細名之將相環視不知所為伯父前曰
是不難辦下令殺內侍者賜帛首亂者出執斬殺
人而定圍中裨畫甚衆京城迄賴以保全提舉輦
運不克赴主管明道宮居鄉莆門廵檢發土豪陳
大指之姦大指逃入于海州將悞為亂伯父曰處

以巡檢之地則受制矣從之大指果出徙家郡下而患遂稍除湖南轉運判官楊公方熾詔張相都督岳侯為置制使討之賊便水戰樓船如大德勝小德勝望三州等高過十丈其多不可計二公亦作大艦當之伯父曰楫非我所長不敢明告以因燕白曰適觀兒戲摸魚而得一鯉呼吏立取盆魚于前損益盆水示之魚水寬則縱建去而魚執也岳侯旁晚微笑自此不復言水戰事矣會天旱湖涸陰以厚募招取賊舟寇至則強弩據水當之不與接刃大造巨筏斷賊江路又於上游亂投芻藁

賊舟挾輪不可復運酋豪勢屈多降岳以步騎直搗其營賊軍因以潰敗王彥久不應召伯父直徹猷閣主管荆南歸峽州荆門公安軍經畧安撫代之督撫問計安出所從兵衛幾何伯父曰彥軍皆中原京房精兵剽其面目盡忠報國誓殺金賊固難與為亂朝廷必欲彥非某書生所可及但欲代彥則湖南送吏足矣徧翔似不欲行者久之乃進迎吏不至殊不為止入境彥遣親兵七千迎侯伯父即日罷遣湖南親兵湖南將請間欲有所陳伯父大聲謝曰已知甚意不過欲相送至荆南耳久

苦將士亦欲到任禮犒津遣然某既帥州親兵皆
吾心腹之衛又寘腹心於內則非所以待之荆南
親兵聞之無不大悅其將本為彥侗伯父者反以
情告且曰王太尉未有志意公當襲而代之伯父
曰吾以身任太尉亦忠安有是理竟馳如入其計
彥晨起未出將諸列坐賓次瞥見新帥入府羅謁
于庭彥乃大驚遽出交政起其衆赴督府軍人不
樂謀因大閱乘早以交伯父先期臨閱謁帑犒賜
時雨亦降亂心遂息彥以伯父告無它志還朝得
帥侍衛步軍於班列間望見先君以為伯父歎曰

薛直老又在此矣何歸之神知為先君謝曰彥非

賢兄保全安有今日參謀京西湖北有王缺子者

忘其名

故楊公賊中殿帥岳侯用為水軍統制乘岳

行邊為亂部勒已定其母使僮告知伯父密諭諸
將為邂逅入王舟中索飲伯父馳至江步呼曰行
府適有軍事盍相從議之諸將王強登舟即共縛
之付吏一軍震驚無敢動他日岳還自邊列將賀
舍人者白其婦與僧亂岳即使坐按其事辭連一
寺僧無非諸將家也岳引伯父視其牘曰飛出營
中至此畧不問則飛負負諸將欲如柳公綽故事

盡納諸江復不忍奈何伯父曰此曹類因亂離偶
合不以和與安知非譟辭分謗小人之情邪岳意
不解伯父曰此曹因亂離偶合不以正者類有之
今暴其私人情念家者怨恥過者忿而公自謂無
負不搖三軍之衆乎岳曰請密之旋使夫人曰集
視亂所污蟻類老矣即已賀婦獄決賀即日志死
岳謝伯父曰微君一言幾得罪於諸公岳侯下母
憂去張憲以提舉一行事務領軍憲病在告中張
侍郎宗元除書至軍中藉藉曰朝廷使張侍郎代
公公不復完矣張太尉以此辭疾諸將徃徃或効

之伯父諭憲強出臨軍憲勒諸軍各安營部偶語
者漸謂群校曰我公心腹間事叅謀獨知之欲知
其詳問之可也伯父因集請問謂曰張侍郎來由
公之請汝輩豈不聞乎公解軍幾何時汝輩壞敗
軍法如此公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敕使強起
復張侍郎非久留者郡校校還白憲曰吾為汝言
叅謀知公心腹間事果然軍中遂安岳侯聞亦大
服會先君遺書請岳岳不自安乃起岳之詣闕已
具衣冠入對伯父疏亦机事教岳敷奏岳意末之
伯父曰姑持以行不問則已及見不暇它語曰先

及之他日請與伯父偕入奏聞岳出手疏以儲貳
為言衝風吹紙動搖岳聲掉讀不能向上眎伯父
色動岳退伯父進曰臣來在道常怪岳飛習寫細
書窮詰端倪乃作此奏雖其子弟無知者臣嘗規
以大將不當預國家事飛謂臣子一體不當形迹
之顧欲臣同對明臣獨與聞之上色定曰朕固疑
飛之欲引對卿也微卿之言將不之察改龍圖閣
經撫湖北伍俊除撫州鈐轄不行被命同提刑方
俟高圍之方俟懼不能致伯父許俊不遣族委三
州自擇所便授之俊得州來謝猶從卒士二百人

伯父伏甲見之執諸座上叱其從卒皆坐伏兵歐
之以出收其積粟贍軍荆昂二郡後十載五歲季
宣辟荊州時用之始場初俊已僂伯父奏同方俟
高受命圖俊士賁歸一故臣得自誅之由高之始
謀方俟謂伯父自有其功其初不能無望聞奏之
上乃大感服後方俟治岳侯獄不以一辭見累伯
父論中原形勢常以閩中為諸夏守荊州為吳蜀
之脊皆天下形勝之地其守荆南即繕樓堞治器
械具儲峙奏論孫吳謹守上游形勢故曹操不能
勝陳氏不以上游形勢為國故為揚堅所取陛下

駐蹕東南尺土未復置形勢于度外謹守江淮以固東南之圍臣愚所未悟也荆南西援巴蜀東控吳會南通未廣北接襄漢進可以取退可以守上游之形勢也異時旨麾號令中原以圖恢復莫此為便與夫出則建康入則吳粵其勢相萬也臣之在治毆豺狼披荆藿招集流散務農贏糧以望幸久矣惟陛下寔重圍之不納金人歸河南地朝廷將謀安定陝加秘閣修撰充都轉運侵召為左司郎官初奉相罷居永嘉人鮮知其才者伯父曰吾秦論當世之務多未聞於人者此其不可掩殆為

時必用矣與之出處相得觀甚將對秦以戶部闕侍郎諭伯父以財利言曰此官可得也伯父不欲以風旨言利進不用其語秦相稍不樂因見論許忠簡公行事伯父亟稱其賢言許位侍從時上嘗盛怒汪黃二相目許如一語迎合被此取而代也秦笑吃吃不能語伯父出又笑而歸始有疏斥伯父意矣湖北提刑向子志伯父湖南所按吏也其在湖北與伯父論於朝秦罷子志伯父因亦交焉外主管處州管内安撫初岳侯以列將拔起時張俊韓世忠等已皆建立功效至大官內不能平伯

父勸岳屈岳下之書九三十七通俱不知答岳破
么賊遣大將倅獻樓船各一卒徒戰守之具畢備
韓始大悅定交而長忌之益甚岳名日盛幕中之
輕俛者教岳勿苦降下於是始隙張謂伯父寔主
岳府謀議百計傾岳欲并中伯父樞府簡取虔卒
張求伯求等格急責其使使即譴言度師占留精
卒不簡伯父因被劾罷岳侯事起張求伯父在虔
道書尺簿有遺岳侯書處指為反迹秦相徐摘其
下文曰此復有遺秦相書伯父用免而張憲岳雲
之獄止以交関書問并憲謀進退為反具云踰年

伯父繇主管玉隆觀再知虔州蕃將程師曰桀點
不受制伯父按教奇兵或坐或立心知有異傳令
之師皆坐不坐者斬以統領官張涓所部遂按軍
法斬之師回吐舌大驚百人憚不欲行伯父善諭
師回公從卒多不可訖誠能遂遣此屬朝廷必多
公茫不遣矣師回即日承命朝符促師回就道亦
俛首告行虔界江嶺其守長兼提舉南雄州南安
軍甲兵盜賊前提刑劉昉攝事治尚寬恕得盜多
貫活之賊中號我爺佛與官軍格則曰我爺佛終
不見殺汝何為哉為暴益甚伯父再至討積名年

賊俞三古五閔朱閔索吳錦等皆獲之無所寬置
賊徒以剥皮之號遁入它境三州遂安伯父終更
因罷虔州安撫進集英殿修撰安撫福建閩部八
郡山賊自建炎後磐據巖險劇寇管天下伍黑龍
卓和尚何白旂立崇廖七嫪滿山滿之屬數十百
部部數千至數百人泉漳汀南劍邵武界咸被其
毒鄉民多築山砦自保甚則殘敗縣邑州門晝閉
賊知伯父在虔戒畧甚恐或欲狙擊邵武建昌道
上容勸伯父改途辟之不應迎卒已至號令送兵
還妮隊伍揚金鼓旂幟分道並進為若數人行者

聲言親帥以虔兵全將至矣群盜屏蹟無敢近路
韞鈴李貴討管天下失利曾為賊所生得伯父知
將兵不可用而朝廷相次遣將張淵富遜成閔劉
寶措置福建盜賊不受帥司節度且半年一代州
縣因於將迎伯父創立奇兵其初數百未幾數千
人以為殿前司左翼軍拔右城大姓陳敏于指使
中不數年為統制克措置盜賊敏弟犯令伯父斬
之而敏不怨事既專一軍費大省群招或獲盜或
而境內晏清矣前此戍兵不聽號令秦相斬於軍
賞伯父臨以恩信故事無不集伯父初計欲使降

賊取盜自贖拔功多者為將以勵其餘朝廷每聞賊降必取以去伯父子其降也先激使之比去皆有勞績盜賊稍足伯父下令山砦勿葺銷其固險慙民無寇患山砦亦空在鎮四年平豪賊百七十部汀賊李谷故郡豪右其兄子遐奴反主谷為重三日至三萬人伯父批諸將所上變書互送諸部不再旬而谷敗雖幕府不知也海寇陳小三列艦六十犯境伯父遣水軍統領鄭廣以之三百人擊之期三日破賊廣請益兵不許居三日賊舟但風江浦廣帆舟斲源口不血及取之盡虜其軍魚貫東

之以獻廣歸問曰廣軍以一擊什不自謂勝公料功在三日何也伯父曰第從吾令毋問何以如之提刑吳序賓媚伯父之數能以功狀不實翹于秦相有告土豪業勝反者秦以付吳吳見伯父問計且請兵曰朝廷以勝屬公某何敢與發兵唯命但恐師興而勝不可得耳吳不知為計遂辭之事下帥司伯父處勝兵職寔繫于軍已乃名之辭以母疾不至伯父遣醫勞問且止其它日勝將執斬纛下伯父每平強寇戮魁領罷遣校黨一無所問懷服遷善誅李谷也吳憲疑賊首數輩欲生之伯父

曰吾豈樂戕人命者察此等非良善舍之將復亂耳竟不得已而賞後多獲之滿山紅中上功初不見錄蜀士鐘鼎客于張淵統領邵宏淵家宏淵質直喜功淵惡不用宏淵常用諸將面折之淵以宿憤杖宏淵百斤入士伍鼎上書秦相為辯曲直秦怒割聽讀之名放之福州入赦原所不造鼎白求依所親於永福縣伯父聽之復走在所上書之有旨劾福州官吏伯父自劾人寔寬鼎官屬何罪秦相不說例降一官趙相女嫁福州其女僕被笞即自經死或欲死文中當路意伯父按驗明白之方

事之初伯母劉氏諫曰奈何按問趙相女子家事伯父曰我不傳以丈法適教我者又將中我豈不反為趙氏累乎或造安撫使印為人轉資吏簿其議伯父判牘尾曰師以印為權軍以資為賞盜竊權賞將何所不至乎斬之以徇經畧廣東也秦相語執政曰薛直老治福建水陸以清廣東盜賊未平更付此者韓京戍循梅州彈壓盜賊秦相意京難制檄伯父取之京謁見南雄州伯父即席諭京丐罷送之出嶺遣將馳入其戍代之京初討賊閉廣界中與麾下諸將爭功有隙至是賴伯父免死

始大服其雅量僧宗杲得罪秦相褫服加巾竄嶺
表道出南海某徒從之數百人或以欲危法加之
用茹菜事魔告之伯父曰得非僧宗杲者皆佛之
徒爾告者慙沮不敢復言伯父在閩得目疾內障
至廣加劇使人讀狀乃反覆誦如流獄吏與囚為
姦縱抱成案宵逸未之覺伯父夜中傳鑰呼巡捕
吏直抵某處墻下搏之下謂有神無敢欺者章詞
不許有鑿夏候裴為以金針抉目明瞭如故盜賊
告定始錄前後功加待制云伯父居官鄉人以所
欲見者皆有以荅其意終始無倦色先君既以伯

而葬所以收卹其孤者尤盡恩致其詳別見之至
今鄉中論謀畧氣誼咸雅推伯父為稱首

將葬李隨哀錄遺藁請狀其生平行寔將求立言之
君子為之表志以示不朽云兄左朝請即知台州軍
州事嘉言狀

諱司封伯父也性忠厚行修整好古學再舉發貢
後母黨蔣璿宰長溪以其貧召之為辨路賈伯父
謝曰京師雖數千里遠然罄所有亦足以供往來
費入李相幕李救太原次懷州不進伯父諫之不
聽遂弃其師江陰圭田通奉錢月百萬伯父罷取

不如令者捐減居半紹興八年有詔以亢旱詩中外寔封言事伯父以嘗召對不稱罷不敢強聒擬杜牧罪言作聽言論初知温州蘇起重伯父節行就問政理亟進伯父燕席伯父因蘇來會辭曰某何為者而府宴必與无乃為盛德累乎蘇瞿然曉曰以書還我然自今毋我外有可提誨願聞之當時相與乃如此餘在待制伯父所為行狀中

初光祿大夫在貧約中收嫁族人孤女諸父行誼皆有祖父風烈司封常謂孝哀妻子而人多厚於妻族惇篤本宗每用其至兄弟四人相愛友如手足持制

司封最先達遇之官必舍兄弟之舍與從昆弟之遺孤以行從父兄顧言卒司封收錄其子伯震教撫終身待制長育從弟與言既為納室又揮名士林松柏高以其妹歸之伯高終於東陽丞復迎娶嫁於葉氏先君下世將仕先兄又卒待制念季宣及諸姊孤露迎歸家嫁叔姊迨季宣長遂仕以官為之築室求婚然後別郊養思得任子以通判伯父未任舍其子而官之黃氏從母遭亂貧窶諸父迎居鄉里以便調贍事之如祖母然通判伯父諱昌言字躉明潛曜不喜矜持溫然厚德君子也待娶倅不赴奉祠卒以司封

父之清修通判之和厚待制之英偉先君之方正性
德異操而雍睦無間為甚難足為兄弟法矣上念祖
父名義行業如此以季宣之弗克負荷家法淪替遺
風氓絕會將流遁鬼蜮言之有醜顏面大懼年祀寢
遠故老凋喪一旦溘先朝露而俄先人之烈也軼無
傳以重忝祖之責象以見聞仰箋先君遺行祖父伯
父行事之遺落者因并見之瑣碎不書為大者之存
也既將上之史官而不肖者亦永有以自監子思上
記夫子而不失其意雖不敏願學焉誣國史以增飾
私門之令猷季宣豈敢孤季宣謹泣箋先大夫右史

公行狀如上

書先右史遺編

先君右史遺編手澤二策二先兄將仕手抄一策使
事錄二策議和奏草一卷遺表一篇裛成一編通行
狀為十卷不天幼失恃怙初先君下世當秦相檜柄
國伯父司封為君行狀雖法不隱於事書不敢加詳
先兄集錄遺書懼為家族之禍故如議和劄子誚岳
相飛之類皆別篋藏貯有待而出不能知也者不
幸先兄蚤世公罪大惡深徒知寶藏已錄之書不意
尚多遺落旋里自蜀始能徧閱家書於棄紙中得前

書手澤一策及和議草奏草亦先君手澤書奏首已
不可見雖號天自痛計無所及矣大懼先君之烈由
我而墜於是會為一帙以便子孫之藏且待太史之
求編諸墳典初君授南劍同法光堯壽聖太上皇帝
帝幸甌浦丞相趙公昂以中司扈從君以書見丞相
懷而懷之曰公以諫臣望昂何辭焉昂即席而言及
於聖學丞相盛林上在戎馬猶不廢讀資治通鑑君
曰是固聖上美事然聞知之非艱行之惟難信能監
古今之治亂而行天下大幸丞相愕曰久矣昂之不
聞是也留坐而語不知屢前其席明年丞相簽書西

西府首荐君以國士登對論君子小人之事議建立
鎮以安鄙邊皆畧蒙施用時上春秋昂盛儲嗣未立
君首陳大計頗見開納同里婁公寅亮為監察御史
聞而繼之其言尤動大畧謂本朝傳國十帝而大統
三絕太祖有國而太宗享之天意人心未必不為是
也上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其弟朕之所師也是故擇
後之議不及太宗諸孫皇上之後太宗寔根諸此君
自以為言之不若婁者也常寫其章而自誦之方計
議根庭常攝戶部郎事禁省須錢四百萬泛用君執
奏稱旨用是有湖南之行衡水阻饑君留上供漕粟

賑濟全活巨億計盜賊以清王太尉燬討楊公君知
王不知舟楫事上奏委燬邊塞時岳相以偏將戍間
洪吉君一見知其入表飛可清湖相後盛敗如君策
君之在都司也獄有父盜子財子不知而殺之者有
司當以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君駁之以為子之
弑父寧論曲直况父入子家非人家盜出困窮子之
孝養何在抵以大逆議者然之和議興厲秦相陰植
黨與凡議論異己者皆斥去之君一再言不從因不
復秦不知其異故自趙丞相以下皆出之而君獨留
丞相之行送者惟君與郎官二輩丞相欲論秦一因

上事君以義止之丞相行舉乎而戲曰鼎行如公寧
復留此君徐應之曰未可量也秦聞頗悅召君致謝
君曰趙丞相於公厚為之謀敢安不忠故秦不復疑
及侍從旅對榻前君列其非是因面疏秦曰偷安固
位於相君私計財便然以虜賊辱君父臣忘宗廟之
大恥於心安乎與之廷辯移晷因得疾以歸自作遺
占猶詆秦計甚斥君常善道清心省事約已便民二
句及上斯奏首論之及舊事右史終有致事遺表恩
澤秦因沮壞成法更為新制君之大節蓋如此其它
細務在它人為可稱於君為不足道者皆不復著鳴

呼先君逝矣真真孤子獨李宣在何修何事可以繼志承先惟收拾遺書裨補行狀之闕昭晰始終之有節差可以無愧抑嘗聞司馬文正之簡呂由庚曰子孫正當發揮前烈垂之不朽今日不錄申史院則先公事業遂汨末矣又嘗聞李繫為泌家傳其間不無溢矣後世既疑其妄先人寔事因併疑之子孫之愛先人政不當如此是則先人之志不可以不發事之詳畧不可以一毫加也故某書此續諸行狀遺縮之後俾後世之觀者得以互見焉二書已詳則不復叙隆興元年正月甲子孤公泣血書

叙遺篇別錄

孤某既次先君石史文筆集錄遺編患其未能脩詳求諸湘襄又得遇事勤書及癸丑續記一策續記多記奏雜藁行草相、間徃、斥削塗竄不可盡識字字尋續始頗可通去其復重抄其要切之語編諸書末以為遺編別錄俟有它求而得將以脩後錄云嗚呼先生之言亦少詳矣方其以道屈信於呂趙張奏數相之間其立朝誠節見諸事業者遺編行狀固已畧舉至於先君出處交承師友之際所以切磨麗澤相期於三代之道者別錄見為多焉某罪逆至深

先君遺書求不能蚤不知續記之類其止幾何悔不可追矣願惟不敏奉先君之餘業兢、栗、惟恐失墜如臨絕壑而無憑依繼述之方知以遺書從事而已而今而後其能免夫後之子孫觀此先作無忘乃祖之列以時次其家集毋若我之不孝焉負罪而書不悟連如之丹臆也某謹叙

故通判臨江軍事王公墓誌銘

初臨江軍通判王公以文林即知鄂州武昌縣治有遺德縣人懷之已代而挽公留邑葬其先人則朝奉公于金牛縣之虬山公待次臨江某承之武昌今用

通家于眈公丈人行凡公所為教告止非為民之實居止幾何公屬疾遽我處家事隱几而逝家人號哭而呼公舉首日死生常理勿呼我遂卒邑之民德公足素多孺慕者子望之奉公遺命將以古昭穆法祔公于先廟奉之兆少南餘二十步葬有日使其子綱以公行寔求為志且銘某辭弗復命謹論次以書公諱揮字時發其先姬姓以王者後為太原望族文中子其胄也乾祐末漢劉氏乱有名助者辟地睢陽之下邑公其六世孫也曾大父邦彥知開州大父昌符通判南安軍事父鑄以公贈右朝奉即朝奉學通經

術崇寧間退居養母以其學教子姓公年十八繇鄉
貢太入學第政和八年進士主簿新鄉劉豫來知衛
州公策其必反豫聞銜憤次骨屬諸公論薦移公絳
丞豫吹毛求其疵後迄莫能中靖康亂南渡丁先朝
奉艱終喪調鄆州司理參軍巴河戍兵拒李成寇積
多或告殺人冒級賞公疑為緩獄用得其情全活數
十計遷知武昌縣事兵荒甫定軍書調度無虛日邑
人流散公補剏剔蠹政成不擾流亡稍復為營百室
處之未幾成邑肆用薦者改宣教即歷知瑞昌懷安
縣閩人喜訟公治之必誠民吏化之卒三祀亡甸獄

移簽書荆南制判官事今太尉公劉錡以元勳為湖
北率其鎮在荆南莫府文書嘗更公議者輒令亟下
人望之擇之中進士科主潼川府路望之轉運帳司
勿復眎秩滿除通判臨江軍事趙氏封安人子男二
賜緋魚袋享年七十有一夫人趙氏封安人子男二
女一人孫男綱女孫二人皆幼公問學有淵源恒訓
誨其二子曰忠孝在人猶衣之布帛食之稻粱不可
斯須去也君子學問以成人清儉以約已從中以從
事謙恭以下人慈惠以及物慎密以遠禍信能安此
數者匪直于人無斁神明將保之矣人非鬼責夫何

慚馬公之所立益如其交人有始卒始學聲振國
庠名士如祖考寔有輩皆親之重之所為詩文一時
傳誦當官安平大獄人不欺察察有弗事情事聰察
者為之調護委曲俾叶于中乃已尤恬進取或教子
平時相求達仕者公曰姑從所好而已卒以紹興三
十年十月庚申以歲十二月庚申葬銘曰

不顯而章

不熾而昌

世奕其光

惟王公公

通時祖德

平康諒直

識到幾先

雪究沉寃

學自于源

德音孰嗣

惟河之涘

汾亭孔子

遺德斯邦

諸鄂之岡

萬世攸藏

龜不知其長

簞不知其短

孫子無疆

滲澤浩其以遠

余仲美墓誌銘

自國家以科舉取士士以程文覓舉一不中治見絀
於有司雖負王佐之才懷世治之具悉擯棄不用而
闡葺脂葦之士廁名科取有階以致清顯者寔繫其

人之幸不幸蓋不足計其去否德興余仲美寔其矣而不幸者與初仲美受經于從父石月先生蚤見之重嘗取才武一旦不屑去之政和中繇鄉貢入學久之不第仲美喟然曰吾親老矣旁無兼侍且遇合有命吾居易以俟之耳告歸養其父母宗族無間言執喪哀瘠躬負土以奉襄事作白雲亭於冢次致其孝思一時名人如吳園張先生根程尚瑀方待制孟鄉節少卿昂從弟吏部應求與今江西漕使敷文魏公安行咸畧去勢位從之遊處自尚書而下皆為賦詩亭壁紀其純孝而吳園先生至自筆柳開家訓贈之

家豪於茲貲自仲美先人世以賙急賑窮為務未嘗以為德仲美濟美彌篤自奉約甚語人善不絕諸口鄉間有訟往往就之平決恥于官府紹興蒼龍甲戌仲美生六十有八年矣累舉當受命會病以卒仲美嘗謂人能直己正心雖生不富貴死且不泯張侍郎杞與仲美同學少善侍郎以兄事之其守潼川夢仲美與之論泛論世故凜凜如平生歡時仲美亡有日矣里人有死而更生者云恍惚觀仲美坐府若大吏然夫人劉氏弋陽人婉戀有賢行後仲美六年卒亦臨終不亂子男持峙特待峙詩嗣其業女歸進士程

耦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諸克始奉公夫人之
之喪塋于卓山之陽陽昌尉王公其媚夫也以所為
仲美行狀見令甌浦薛公求其銘與誌公仲美諱公
彥自曾祖鼎祖修已父師民至仲美世立德弗耀法
當得銘銘曰

里之仁

孝之純

武而文

屈而伸

行通神

蹈真淳

卓之山

反丘樊

子之孫

千萬年

世其賢

視珉堅

林仲南墓誌銘

走之友陳傳良君舉以經學教授州鄉亟為走稱其
生徒林大倫者為平陽善士走得縣常熟寓家具區
馮上聞君舉不遠千里過之他日出大倫先人南仲
行狀為請銘君舉不妄許人宜可信屬走以志其何
辭南仲諱杞其先家閩中唐會昌大中間有名彥者
從橫楊之金丹鄉遂為林灣里人繇彥及頌四世无
支子頌始三息君曾大父基其季也大父景深父汝
翼世豪於質自君先公和柔不與物競由是稍淪落
君有兄公不喜家人生產作業君方少奮曰吾子弟
也不可任親之憂不能興起吾家若祖父時不室矣

料理家政一不以累父兄行年三十有七而娶時家
道成矣君子治生理財曾不及汲種桑課農井井有
條理故他人不足君獨有餘兄无室家而君之事猶
父也祖居華故君始築室其西便温清先公即世君
推故第與其季无靳色蚤雖廢學然優游樂易其如
自足於内者間居冠履必整而自奉簡素立坐未嘗
跛倚對妻子無惰容精悍至老不衰非勉强然也享
年七十有四以乾道四年九月生魄卒以明年十二
二月幾望葬取陳氏子男三人大任大備大時女一
人適楊氏孫男二人陳夫人習婦容治其庭内有可

法者子皆儒學大畧居喪以礼亦近時所難銘曰

湖源之岡

公乎歸處

左以瞻吾祖

右以依吾父

故醴陵縣丞江公墓誌銘代賈簿作

皇上紹興二十有七年八月甲子荆湖南湖都總管
主管安撫使臣璫轉運副使臣姓名提點刑獄臣姓
名提舉常平臣姓名言配陵縣丞江符權茶陵軍使
兼縣事治有能蹟宜蒙褒顯未報醴陵之民列請還
公於府八月甲子其孤公克葬公于蒼山故壠門人
攸縣主簿劉來狀公行事而請銘於公公雅服公誼

不可以辭謹肅拜為之銘誌公字信仲建州建陽北
樂里人曾祖公祖公父公世為士母黃氏通經文學
躬自教子公生八歲工詩長從鄉貢入太學紹興公
年以進士推第調永豐尉縣居浙江會要郵傳之用
舊事取給里胥公裁始出於官遂為定制前此催科
無法公不擾而辦民訟久不決者咸即公平處信州
守將三易皆進公矣徙辰州錄事參軍始至固犴充
溢公以一誠聽先釋左驗囚多不訊而臣洞蛮擾邊
公持檄招諭率聽命馴服用薦者閔陞左從政即改
丞醴陵直公閣陳公鎮湖南延公府幕權茶陵軍使

軍界彬吉大盜侯將軍者嘯侶千計括神農氏陵肆
畧為江湖患者十餘歲公身履行陣執獻於府軍政
積不理吏隱賦入而重為苛斂公按治情得貸其責
俾畢償財計盈衍橫斂用絕於民還縣疾作已病猶
草書遣親故別卒年六十夫人張氏鄉先生長樂尉
之子告工文尚義人謂班姬亞匹後夫人熊氏提舉
江西常平公之子男公舉進士次一人幼穉女長歸
賈公次唐公皆進士業文公好著述遺書凡二百卷
門人前進士陳公為編錄刊行於世公事親孝自處
廉耦歷官皆有聲稱以惠安無告禁暴戢姦為急家

貧篤于行義先業推之幼弟无所取唐氏女兄少寡
公為字撫其孤居閑以經術教授里閭於門弟子無
少隱諱誘孜孜不倦用是多舉選於朝永豐學廢不
修亦自公而復凡此公行之大者皆可銘銘曰
有安而靜有寬其令惟窮民是定惟兩薛是聽刑其
於无爭古良吏之治邪日子江子之政蠢尔蛮荆或
咲于陵不見其形卒保其纓民用康寧古良將之事
邪日子江子之兵於乎子之德匪文匪飾後生是式
允躬是飭有堅斯石爰攻爰刻匪子之為益儆于罔
極

王夫人墓誌銘代人作

婦人之賢能以義方教子為難人子受教母儀卒能
有所成立而拜親于垂白者為尤難德興王氏之母
曰吳夫人嫠居而能誨其子四兒皆與含選而浩棟
枏者竟能以繁舉賜命祿及其親夫人福壽康寧享
年九十乃卒二者兼其王氏之門乎初夫人姊妹娣
三人有老嫗相之曰是家三皆中相法女宜其夫子
而壽過者耄者唯季女當之伯姊為故中奉余公安
行夫人所謂石月先生者也仲姊歸上高知縣王元
夫宣教亦以儒顯夫人其季也歸於居士王公諱公

同里張本王出也居士常曰吾祖姑蓬萊君相之張氏以儒學起家為今江東甲族吾切慕之居士終夫人奉先君之思所以誨其孤者不替竟能以儒學自奮用光閥閥余氏夫人早卒子吏部應求持節闡嶺江西二道興涓陽之念為辟浩而奉夫人以從吏部事之如母夫人喜曰吾不教子能辱公賜乎後十餘年棟栴谷當之官爭奉板輿迎侯夫人憚于遠遊不許紹興二十五年九月朔甲子以疾終於里第在姊娣中最高壽考如相姬言夫人少而端靜自歸夫家叶和內外小大歡愜姪有幼而孤者夫人撫之猶子

夫族或終於外夫人為收葬之夜夢其人謝焉其天性仁慈類此子浩初舉進士在學有聲考文屢魁多士先夫人卒官至右文林郎奉新丞朴中年以家累不遂於學棟今光澤尉栴水興尉女歸進士張鼓孫男十人女四人曾孫男女十五人越明年十有二月丙辰諸孤將樹夫人之喪于居士之隴栴以左從政即李扶之狀來求銘余與浩同學聯姻又與棟栴同預鄉貢知夫人為詳夫人縣人也曾祖公祖公父公故不仕銘曰

惟夫人之靜特子美聖善而好修襲翠羽之華裾

兮蹈玄雲而遊遠細留夷則象佩兮燦夜光之陸
離含芳蓀以宜厥配兮從運期而與歸芝蘭雜還
其庭砌兮馴鶴雉與霄鳳來白雲於九衢兮光母
儀之德頌崇喬松之高壽兮澎湃乎其滲澤噫深
深之奠玉兮餘閏之於樂石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三

